



艺术品鉴赏平台
艺术家推介平台
大家

现代快报

A26

2012.2.4 星期六

见习编辑 徐馨儿
美编 时芸 组版 徐杨



林彬，职业画家。江苏滨海人，现居南京。南京书画院特聘画师。1987年在南京艺术学院举办个人画展，在《江苏画刊》等报刊发表；1988年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美术系中国画专业；1990年作品《晨漱图》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并获中国美协颁发的优秀作品奖；1991年参加“全国扇面邀请展”；2011年在江苏美术馆、北京博宝艺术馆举办个人画展“行板如歌”。

徐馨儿 整理



旧日系列之四

有山、有树、有云，偶尔有船，不见人物，只有弥漫其间的静谧透着潺潺古意，这是林彬的山水画。极其简单、瘦削、流畅的传统线条，浸在紫色的山水烟云间，著名美术评论家陈孝信说，所谓的古意古韵，不过是林彬借用的素材，画家真正的意图是翻古为新、以退为进，营造内心的山水感觉。

林彬的画取法于宋元“四僧”，致力创新，具有强烈的现代气息。他的山水图像并非真山真水，甚至没有丝毫不留写生的痕迹，画面上不再留白，而以“全局”式构图，使画面显得饱满、充实；同时又减弱了用笔的成分，一改“以书入画”的文人作派，而辅之以游丝一般的轮廓线，并营造出一些淡雅的色面，或紫，或绿，或黑，尤以紫色调为佳，紫气充盈，超凡脱俗，俨然是一种拂之不去的忧郁氛围；虽无皴，但却加强了渲染和光晕的效果，从而增加了画面的层次感和空间的虚幻感，从林彬的作品中，让人感受到一种与世无争的慵懒，万籁俱寂的静谧。如梦如幻，恍若隔世。在单调中凝望、寂寥中抒情，有着诗性般的空间，作者以苍茫浓郁的墨色、游丝般的线条，营造出一个个梦幻般的境界。

林彬最初学的是人物画，当画到自己开始迷茫时，他去了欧洲。在不断地学习和参观的过程中，他看到了很多非常精美的中国古代的山水画。“现在想来也很感慨，我居然是从西方来看中国的，这是我在国内很少看到的。看到中国的山水画那么工细，那么精美，真的让人不得不感动，后来我回国之后，就再也不画人物画了，转而开始画山水。”

从艺术界消失了十年，从西方归来的林彬重新拿起画笔，对笔下的山水有了更为清晰的理解，他追求的依然是中国文人一直以来的理想，一种独立精神。所谓的独立精神就是在人格上追求风骨，在艺术上追求空灵、散淡的境界，中国文人画受儒家文化影响比较大，儒家文化以圣人为榜样，品格与风骨是精神追求的最高目标。“我一直在探索，努力去形成自己独特的风貌。我觉得绘画一定要有自己的独立精神，如果一个艺术家画的东西让别人看起来似曾相识，那就没有意义了。”

在现实生活中，林彬是一个安静的人，画如其人，这些山水的静谧氛围与他的心境颇为吻合。但是出位的紫色，每幅画上动感强烈的云雾一样的“东西”，似乎又印证了他内心的不平静。“各种色彩之间是没有区别的，是平等的，有一种原因是，我在绘画的过程当中，突然有一天发现这种色彩能够表达我当时的心境，能够准确地呈现我希望呈现的效果，我就选择了这种色彩，并且用它来表达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，表达一种祥和的、神秘的情境。另一个原因是这种色彩是别人没有用过的，现在我用了，用久了，用多了，这就是我的色彩语言，就是我的符号。”

“我不是，也不可能是一个生活在当代的宋朝人。我的山水也不是宋画。我的色彩，我的勾线，我的渲染所体现的现代感，都是宋画所没有的。”而对于有人说他的画“古意”太深，现代感不足，林彬表示，他并不在意作品表面的“新旧”与否，他要做的只是诚实地服从自己的内心。

行板如歌，疏林山色文人心

闲静恬淡 文心幽远

□陈孝信

铺开这一幅幅画面，便不难发现以下两个特点：

其一，闲静恬淡，文心幽远

王维在《辋川绝句》中写道：“木末芙蓉花，山中发红萼。涧户寂无人，纷纷开自落。”此诗句仿佛就是林彬这批山水画最好的写照。在林彬的画面上，我们总能感到一种与世无争、百无聊赖的闲，了无声息、万籁俱寂的静，如梦如幻、恍若隔世的幽，云淡风轻、似有若无的淡。虽然眼前的画面与世无涉，也起不到干预现实的济世之用，但却在花开花落、水随山转、天地自然两由之的自在和空寂中，更加接近了宇宙大化、生命不息的真谛，接近了永恒和终极。相较于我们常说的世俗情怀，这是一种更超然的人生态度，也是更深一层的人文关怀。文心幽远，因而它更能拨动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的那根柔弦。事实再一次证明：只有灵魂能触动灵魂，只有敞亮的心能与另一颗心交流。

其二，托古变法，幡然出新

众所周知，百年以来，西风东渐，加之时事更迭，致使国内艺坛，一直处于前所未有的变局之中。尤其是所谓的“进”（向西方学习）、“退”（固守自身的传统）之辩，一直在考验着每一位中国艺术家。

而在这场旷日持久的“进”、“退”之辩中，林彬对国内盛行的“写生派”（即所谓“新中国画”）一直保持着距离，并不曾苟同。他的理由是：中国艺术从唐宋以来，就由摹写自然而转向了表达心灵（所谓“写心”），由感官实证而转向了内心体悟，最有力的证明就是文人画。所以，他又一次回到了“写心”的传统中。这似乎与他早年所受的师承有关，但他并没有刻意地玩味笔墨趣味，而是另辟蹊径，营造起了新的山水境界。

这些山水图像并非源于真山真水，甚至丝毫不留写生的痕迹。在我们仔细辨认后便不难发现，在图像学谱系上，它们与“四僧”之间的关系尤为密切，有的就是截取了其中的大部或局部，稍加改头换面而已。对此，林彬本人并不忌讳。妙的是这里的“改头换面”大有讲究，使它们有了一种“异样”感。因而，也具有了一种现代气息。总之，古本山水图像对林彬来说，仅仅是个素材（或曰底本）而已，或者说只是个“借口”。画家真正的意图是翻古为新、以退为进，营造出内心的山水感觉——一个与读者共享的“乌托邦”式的境界。

正是由于以上两个明显的特点，使林彬的这批新作，与当下躁动、喧嚣、纷乱的现实生活，与追名逐利、一味以西方马首是瞻的时髦艺术，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反差！在这种反差中，若不是凝神敛气、收视反观——这是古人教给我们的了不起的智慧和办法，简直难以接受这些超然出世的画面，并聆听到画家发自肺腑的心声。



旧日系列之十